



第101期 · 2020年2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三轉法輪

青楓：佛在菩提樹下悟道，在鹿野苑，初轉法輪，為五比丘講四聖諦，我們對此都聽過。如果問起究竟四聖諦是講甚麼的？很多人都會回答：「不就是講苦集滅道嗎！」是的，但如果我們再深入點追問下去，何謂「苦集滅道」？可能會有點茫然。請問大和尚，對四聖諦要如何理解呢？

修智：我們先要曉得，既然這初轉法輪是佛學裡的基本道理，則必須好好地弄清楚，好比我們起高樓，地基不穩固，則日後如何能經受得起風吹地震？

佛教講因果，此為基本道理。「苦集滅道」這四字，如果將之分拆成兩雙，則

是「苦與集」及「滅與道」。

「苦集滅道」這四個字，具體的說，則是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趣苦滅道聖諦。

苦，可分為身苦與心苦。身苦是與生俱來，包括阿羅漢等聖賢，無一幸免。但阿羅漢等聖賢不會起心苦。所以我們應學習「身患心不患」，如果是「身心俱患」，則是苦上加苦矣。

集，是指原因。苦果來源是建基於貪欲與怨恨。所以我們「知足常樂」，遠離貪欲與怨恨，則苦果亦遠離矣。

滅，是指苦滅得樂。捨離貪欲與怨恨，則心苦得以止息。我們冀願得樂果，則

八正道

妙法寺蓮花大殿，有一個讓信眾禮佛之餘順道轉上一轉的法輪——法輪常轉，鴻運恆來！法輪內寫上八正道。

八正道者何？

- 正 見，即正確的知見；
- 正 思惟，即正確的思考；
- 正 語，即正當的語言；
- 正 業，即正當的行為；
- 正 命，即正當的職業；
- 正 精進，即正當的努力；
- 正 念，即正確的觀念；
- 正 定，即正確的禪定。



必須有相應的樂因，進而出離苦海、證聖果、成佛道。

道，是滅苦果與得樂果的因。佛陀所教導的，簡要來說，首要心正，即是「八正道」，若推而廣之，則六波羅蜜等種種善行。

青楓：總結地說一句，「苦集」，即是指我們現在所受苦報的因果，而「滅道」則是我們想得到安樂的因果。

修智：用最簡單的說法來看這四聖諦——我們若想不要苦果，便得不應有「苦因」；我們要想得到樂果，便得有「樂因」。所以，我們修八正道，就是為了求得安樂之因，以便得到安樂之果。

青楓：佛陀講經，一路講下來，似乎除了開始初轉法輪之時講四聖諦之外，以後便沒有出現講四聖諦的，恐怕有些人會誤會這「四聖諦」不那麼重要。

修智：絕對不能說「不重要」，而且可以說，釋迦牟尼佛一生講經，由始至終其實都是在講着四聖諦的道理，只是用不同的言詞去表達而已。例如說，行菩薩道講四宏誓願。「四宏誓願」這四句，實際上就是講「苦集滅道」，用句現代語來形容，我們不妨說：講「四宏誓願」就是講「苦集滅道」的「加強版」。

①眾生無邊誓願度（苦聖諦）；

②煩惱無盡誓願斷（苦集聖諦）；

③法門無量誓願學（趣苦滅道聖諦）；

④佛道無上誓願成（苦滅聖諦）。

總結來說，我們亦可以這樣的理解：初轉法輪所講四聖諦，是讓我們認識苦，與及離苦得樂之途徑。這是「自利」的基本法。推而廣之，行菩薩道，除了自利之外，還得「利他」。由此也可以見得，佛陀一生所講的，實際上都是圍繞着離苦得樂因果而言。

青楓：我們常說「三轉法輪」，三轉是甚麼內容呢？

修智：三轉法輪，是指：

①示轉，明示：

1.此是苦。

2.此是苦的來源。

3.此是離苦而得樂。

4.此是趣離苦而得樂的方法。

②勸轉，勸誡：

1.此是苦，汝應知。

2.此是苦的來源，汝當斷除。

3.此是離苦而得樂，汝應證得。

4.此是趣離苦得樂的方法，汝應修持。

③證轉，證得：

1.此是苦，我已知。

2.此是苦的來源，我已斷除。

3.此是離苦而得樂，我已證得。

4.此是趣離苦得樂的方法，我已修持。

青楓：這三轉法輪，不就是清楚地說明佛陀可不是空泛抽象地講理論，而是以過來人親身的體驗告訴我們這真理之所以然。



炮仗花開

每年，年近歲晚以至新春期間，都是炮仗花開花的日子，橙紅色，陽光下更顯得鮮艷奪目。它的外形，它的色彩真像一串串的炮仗，兼且又在新春期間開得燦爛，難怪它名之為「炮仗花」。

如果把炮仗花種在圍牆上，它攀垂下來，一叢叢的豔紅，真好像一串串炮仗鋪展開來，是真正正可以用得上熱鬧兩字來形容了。

你看，妙法寺圍牆上這些炮仗花如何？

雜阿含經

摘錄

26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結所繫，長夜輪回，不知苦之本際。

有時長久不雨，地之所生百穀草木，皆悉枯乾。諸比丘！若無明所蓋，愛結所繫，眾生生死輪回；愛結不斷，不盡苦邊。

諸比丘！有時長夜不雨，大海水悉皆枯竭。諸比丘！無明所蓋，愛結所繫，眾生生死輪回；愛結不斷，不盡苦邊。

諸比丘！有時長夜須彌山王皆悉崩落。無明所蓋，愛結所繫，眾生長夜生死輪回；愛結不斷，不盡苦邊。

諸比丘！有時長夜此大地悉皆敗壞，而眾生無明所蓋，愛結所繫，眾生長夜生死輪回；愛結不斷，不盡苦邊。

比丘！譬如狗子繫柱，彼繫不斷，長夜繞柱，輪回而轉。如是，比丘！愚夫眾生不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長夜輪回，順色而轉。如是不如實知受想行識、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離，長夜輪回，順識而轉。諸比丘！隨色轉、隨受轉、隨想轉、隨行轉、隨識轉。隨色轉故，不脫於色；隨受想行識轉故，不脫於識。以不脫故，不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受想行識、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離故，不隨識轉。不隨轉故，脫於色，脫於受想行識，我說脫於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佛說此經已，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267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結所繫，長夜輪回生死，不知苦際。

諸比丘！譬如狗繩繫著柱，結繫不斷故，順柱而轉，若住、若臥，不離於柱。如是凡愚眾生，於色不離貪欲、不離愛、不離念、不離渴，輪回於色，隨色轉，若住、若臥，不離於色；如是受想行識，隨受想行識轉，若住、若臥，

不離於識。

諸比丘！當善思惟觀察於心。所以者何？長夜心為貪欲所染，瞋恚、愚癡所染故。

比丘！心惱故眾生惱，心淨故眾生淨。

比丘！我不見一色種種如斑色鳥，心復過是。所以者何？彼畜生心種種故，色種種。

是故，比丘！當善思惟觀察於心。

諸比丘！長夜心貪欲所染，瞋恚、愚癡所染，心惱故眾生惱，心淨故眾生淨。

比丘當知！汝見嗟蘭那鳥種種雜色不？

答言：曾見，世尊！

佛告比丘：如嗟蘭那鳥種種雜色，我說彼心種種雜，亦復如是。所以者何？彼嗟蘭那鳥心種種故其色種種。是故，當善觀察思惟於心，長夜種種，貪欲、瞋恚、愚癡種種，心惱故眾生惱，心淨故眾生淨。譬如畫師、畫師弟子，善治素地，具眾彩色，隨意圖畫種種像類。

如是，比丘！凡愚眾生不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於色不如實知故，樂著於色；樂著色故，復生未來諸色。如是凡愚不如實知受想行識、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離。不如實知故，樂著於識；樂著識故，復生未來諸識。當生未來色受想行識故，於色不解脫，受想行識不解脫，我說彼不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有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故，不樂著於色；以不樂著故，不生未來色。如實知受想行識、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離。如實知故，不染著於識；不樂著故，不生未來諸識。不樂著於色受想行識故，於色得解脫，受想行識得解脫，我說彼等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佛說此經已，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268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河水從山澗出，彼水深駛，其流激注，多所漂沒。其河兩岸，生雜草木，大水所偃，順靡水邊；眾人涉渡，多為水所漂，隨流沒溺；遇浪近岸，手援草木，草木復斷，還隨水漂。如是，比丘！若凡愚眾

生不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不如實知故，樂著於色，言色是我，彼色隨斷。如是不如實知受想行識、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離，不如實知故，樂著於識，言識是我，識復隨斷。若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故，不樂著於色。如實知受想行識、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離，如實知故，不樂著識。不樂著故，如是自知，得般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26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非汝所應法，當盡捨離；捨彼法已，長夜安樂！

比丘！何等法非汝所應，當速捨離？如是色受想行識非汝所應，當盡捨離；斷彼法已，長夜安樂！譬如祇桓林中樹木，有人斫伐枝條，擔持而去，汝等亦不憂感。所以者何？以彼樹木非我、非我所。如是，比丘！非汝所應者，當盡捨離；捨離已，長夜安樂！何等非汝所應？色非汝所應，當盡捨離；捨離已，長夜安樂！如是受想行識非汝所應，當速捨離；捨彼法已，長夜安樂！

諸比丘！色為常耶？為無常耶？

諸比丘白佛言：無常，世尊！

比丘！無常者，為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佛告比丘：若無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有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如是受想行識為是常耶？無常耶？

答言：無常，世尊！

比丘！若無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佛告比丘：若無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有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世尊！

比丘！是故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好若

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聖弟子觀此五受陰非我、非我所，如是觀時，於諸世間無所取著；無所取著者，自得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27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譬如田夫，於夏末秋初深耕其地，發荇斷草。如是，比丘！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

譬如，比丘！如人刈草，手攬其端，舉而抖擻，萎枯悉落，取其長者。如是，比丘！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

譬如庵羅果著樹，猛風搖條，果悉墮落。如是，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

譬如樓閣，中心堅固，眾材所依，攝受不散。如是，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

譬如一切眾生跡，象跡為大，能攝受故。如是，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

譬如閻浮提一切諸河，悉赴大海，其大海者，最為第一，悉攝受故。如是，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

譬如日出，能除一切世間暗冥。如是，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

譬如轉輪聖王，於諸小王最上、最勝！如是，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

諸比丘！云何修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若，比丘！於空露地、若林樹間，善正思惟，觀察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如是思惟，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所以者何？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槃。

佛說是經已，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教是無神論者嗎？

· 馮 馮 ·

（原刊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內明》第二〇〇期）

「原始信佛教是『無神論者』(Atheist)，有些學者這樣說：佛教否定神的，不信神的。」

表面看來，此論沒說錯，實際上似是而非，很容易引導佛學者認為佛教否定一切超自然的存在體(Entropy)。於是就有些佛學家兼哲學家主張「人間佛教」；主張不應講超自然，主張佛陀只有一個，而且是人，並不是超自然的存在體，更不是古佛再來，他們認為佛陀所講的只是人文主義(Humanism)的道德與人生哲學，以為佛陀是否定宇宙一切佛和一切超自然的識能的。這些學者，只看到佛陀的應身，沒有看到佛的法身與報身存在於超級宇宙。

佛陀應身當年說法，所反對的其實只是婆羅門教的「提婆」(Deoa)，此字勉強譯為「神」，佛陀反對「提婆」，是因為婆羅門教的「提婆」是予取予携的，貪婪的，邪淫的，不平等的，剝削的，階級的。佛陀提倡眾生平等，祂反對婆羅門教的不平等階級制度及殺生以祭神的媚神的習俗；更反對婆羅門教的祭司享受奢侈特權奴役最低級的貧窮「賤民」。因此，佛陀提出革命性的平等宣言來否定那些邪神。但是，佛陀並沒有否定正直廉潔救世濟眾的超自然「存在體」——例如天人，天神，菩薩等等。從原始的佛說阿含經一直到最後說法的法華經，都可看出佛陀說法並非一個極端的「人文主義者」，亦不是否定宇宙中的超自然「存在

體」，請看各經敘述宇宙各界生靈天人鬼神菩薩天王等都來傾聽佛陀開示，便知佛教並非如今日哲學名詞「無神論者」的「無神」。(今日所謂「無神論」，恐怕是漢代學者王充著作「論衡」一類所提倡的「無鬼論」的性質，意思是「世間沒有鬼神」。而前文所述的佛教是「無神論者」，則並非此意，並非說佛教否定鬼神天人一切的存在。至少在英文該原詞(Adeoism)的原義並非說「沒有鬼神」之意，只是說「反對提婆鬼神者」——若這樣譯，那麼就澄清了一切誤解。

定義與歷史上的真相，必須弄清楚，定義上文已畧述，歷史下面另談。

印度的古代歷史資料非常缺乏，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印度治史者竟需從中國古代文獻去找尋印度史料，這也是學術界所週知的。要查出印度上古信史，這是殆屬不可能的事。

佛陀的應身生年及入滅年代，中西學者歧說甚多，有些學者認為是在中國周昭王時代，把佛陀應身出生年代推算為大約公元前一〇二七年，南傳佛教認為佛陀生於公元前六二三至六二五年左右。現代有些學者根據阿育王在斯里蘭卡島上所立的敕文石刻資料，推算佛陀大約出生於公元前五五七年，入滅在公元前四八〇年至四八六年之間。這些被認為有較為可靠資料的推算，現在漸漸為多數人接受，是否真正正確呢？阿育王的敕文是否無訛誤

呢？這都是很難考據了。

但是，我們若談印度古史，資料太少，也只有以阿育王敕文作為可信的資料，暫定佛陀生年代，作為古印度的時代劃分線。

西方學者有些人認為較早的印度大陸居住民族是雅利安人種族，源起於烏拉山脈之南，向南移居，進入了印度大陸，雅利安民族之前是甚麼種族居住於印度？則尚未見到有考古學上的新發現。所以現在「印度學」學者，姑且暫時承認雅利安民族是印度最早的居民，我則認為只可說是「較早的先民」而未必是最早的居民，我認為在雅利安民族之前，也必可能已有其他種族居住於印度。

雅利安民族的特徵是白膚，高鼻，藍眼，金髮或棕髮，他們其中的一支，就是今天的高加索種族，據一些西方學者考據說，雅利安族向高加索移居，他們是游牧民族，不斷向歐洲移動，其子孫成為今日的歐洲人與中東民族，另一支向印度大陸移居，成為今日印北的各民族，例如潘闍民族與巴基斯坦民族，向南則與棕膚的另一些種族結合。

雅利安民族起先是逐水草而居的民族，他們進入印度之後，逐漸成為農牧兼業的居民，開始了雅利安民族農牧文化的時代，大約是公元前一千八百年至二千年之間。

然後，韋陀民族（Veda）突然崛起，取代了雅利安人的統治，韋陀民族興起的時代，據西方學者例如布隆菲氏（Maurice Bloomfield）所著「韋陀民族融匯史」（The Concordanie of The Vedas）一書所說，韋陀民族是雅利安種族的一支（另一說認為是棕膚的斯里蘭卡民族），可能是與其它種族結合而形成。形貌仍是白種的，其統治印度北方的時代，大約是在公元前一千年至七百年之間，相當於中國的周朝時代，雅利安人之中分出婆羅門、刹帝利與吠舍三族姓。

韋陀民族的宗教信仰，承受了早期雅利安民族的原始宗教與較遲出現的雅利安婆羅門教。

雅利安人的婆羅門教將人分成四個階級，以「婆羅門」為最尊貴，「婆羅門」是教內的祭司，都是由白膚的雅利安人擔任及世襲，享有極權。

次一級是「刹帝利」，這是帝王與貴族，也都是白種的雅利安人。第三階級是商賈官吏等白人「吠舍」，最低級的是皮膚棕色的土著「賤民」。

婆羅門教尊奉的是帝釋天與大梵天王，所用的經典就是四部韋陀四經，韋陀四經是四部蒐集了數百萬頌，是詩歌讚頌體裁的巨著。

婆羅門教以婆羅門提婆祭司為最高階級，提婆被尊為超越於人類的「神」，享受特權，斂財專權，享受甚至於超逾帝王，並且以「神」權支配政治，奴役貧民，魚肉人民，苛政淫虐，因此，釋迦牟尼佛陀反對這些提婆（Deva），後世西方學者稱佛陀為「反對婆羅門教祭司神權統治者」，英文一詞為 Adeism。後人將此詞與「無神論者」Atheism混淆，以為 Adeism 就是 Atheism。以訛傳訛，再經一些未深入研究佛教諸經的學者從英文佛學研究論文轉譯為中文，就產生了「佛陀是個無神論者」的似是而非的論調了。

如果「神靈」一詞不是泛指宇宙間一切超自然的靈識存在體；而只是指婆羅門教的人造「假神」祭司提婆而言，那麼就不妨說佛陀是「無神論者」。

事實上，佛陀所說諸經之中，都沒有否定多元宇宙中的各種靈識存在體，例如：天人，菩薩，佛，夜叉，天帝，修羅，仙人，天神，鬼魅……等等眾生。假如佛陀是「無神論者」如現代人所稱的否定一切超自然的靈識存在體，祂怎會在說法時提及這些宇宙各途眾生？祂怎麼還會說法去度化三千大千世界各類眾生？

總之，不管用西方邏輯或用東方邏輯來分析，都找不出足夠的證據說佛陀是一個現代意義的「無神論者」！

佛陀反對的是婆羅門教的「提婆」，祂並沒有全部否定婆羅門教及其以前的正神及佛菩薩，此理甚明白。佛徒後來逐漸採納婆羅門教及其以前自古以來就崇拜的神靈，一方面是印度人擺脫傳統觀念，另一方面也未嘗不是意識到佛陀反對的只是提婆及邪神，並未反對那些自古以來就有的正直神靈。

事實上，宇宙內外，充滿古今與未來的億萬佛與菩薩和各種神靈靈識存在體，牠們出入及存在於色界與無色界之間的各「天」時空界次。牠們有些曾被婆羅門教奉祀；被提婆們利用作為不正當的用途，但是這不能「提婆」不良就說他們拜的那些神靈也是壞蛋。正如今天，不能因某廟的一個不肖子弟犯了清規，就連佛陀菩薩也視為不好。

此外，更不能說凡是婆羅門教奉祀過的就一律都是邪神妖鬼，那樣武斷是不合情理的。

拿人間的例子來比較一下，就可以更明白。

例如：中國歷代朝廷都奉祀孔子，漢唐宋元明清，無不奉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清廷腐化，但是清廷亦供奉孔子，我們可不可以說，清廷腐化殘虐，他們奉祀的孔子也是腐化殘虐呢？現代人就因此不可以奉祀孔夫子麼？

亘古以來，在多元宇宙內外就存在着許多大能力的佛與菩薩和神靈，並不須婆羅門教去奉祀牠們。婆羅門教短短的數千年歷史，拿去和宇宙時間一比，未免太渺小太短促了。婆羅門教並沒有創造出那麼多神靈來，不錯他們可能臆造了一些可供他們達到神權統治私欲的假神邪靈，這些則是佛教所要反對的，這些假神邪靈，大多數是死去的提婆祭司的名字，被婆羅門教予以「神化」了。但是除了這些魚目混珠的假神邪靈之外，婆羅門教奉祀的也有不少是正直的佛菩薩與神靈。婆羅門教從古來的傳說或其他方式，認識了這些正直大能力的真神真佛。（請注意，「佛」一詞並非隨釋迦牟尼而源起的專有名詞，宇宙內外老早有億萬佛，佛一詞亦早見於韋陀四經，只不過因為釋迦最著名而致佛陀成了牠的專用名詞。）婆羅門教祭司們的邪行是一件事，被他們所奉祀的真佛菩薩與神靈與之無關，只不過是名號被提婆們盜用而已，我們不能因為反對婆羅門教就否定一切宇宙內外各時空的諸佛與神靈的存在，或視之為邪神，也不能說佛教就不應該拜婆羅門教拜過的神。

有些學者譴責佛教徒供奉準提菩薩，理由是，準提菩薩原是婆羅門教拜過的神靈。又說，不可以拜四大天王，因為四大天王也是婆羅門教的神靈！

這些觀點都是太矯枉過正的！這些法執與我執都太重的學者們往往指責供奉準提及韋陀等古佛是把佛教導向「婆羅門化」，這種觀點，我認為是太偏激執著的。因為，沒有婆羅門教之前，不知多少億兆年，早就已經存在了準提與帝釋等佛眾，牠們並非婆羅門教的提婆「死後神化」的神靈！怎能說牠們是婆羅門教的「神」？都依那些偏激的學者們的觀點，我們就也不能抬頭望向天空了！天空也是婆羅門教祭司們曾經仰望過的呀！（佛陀反對崇拜偶像，是指的人造的塑像，並非指無相無色的神靈。）

上文相信已可解開了門戶之見的執著罷？如果仍不能說服，不妨再在下文舉一例以辯證之。

今日不是有很多各種名目的邪教盜用了釋迦牟尼佛，觀音菩薩，阿彌陀佛……等等佛教的佛菩薩名義嗎？他們行的是邪法，但是也一樣拜佛，他們需要利用這些佛菩薩的名義去招徠與欺騙世人奉獻金錢，種種邪教的廟宇內，也都供奉佛像，往往使人難辨真偽。我們能因為有邪教盜用了佛菩薩的名義，我們就否定釋迦與觀音菩薩嗎？就不拜牠們嗎？就說牠們都是邪教的神靈嗎？

佛教大小乘，均注重自力解脫，大乘佛經如佛說彌陀經，又如法華經普門品，藥師經等都有提及祈求佛力接引往生樂土佛國，但是並非說可以勿論業力因果。佛力是一條方便大路，人若依此大路前進可達佛土，人若不依自力，自己不走路，不願往，再方便的大路也不會把人帶去目的地，佛法是一艘渡船，可往彼岸，人不登船，死坐在水邊，也到不了彼岸哪！人若不懺悔改過，就妄想用形式化的唱唸消業往生麼？

可能是由於佛法注重自力，因此被西方學者視為「人文主義」的宗教，以區別於猶太——基督教所信仰的唯一萬能的上帝絕對神權。

佛陀一切說法，教人從「八正道」入手，這是教人先做人然後進一步修行成佛，進入永恆的涅槃境界，這就是進入超級宇宙的無色界異別時空去，永不受色界各途輪迴之苦。這種悲願，要度盡三千大千世界宇宙的眾生成為不生不滅的佛，並不是僅

僅要度人在色界人世享福的。怎能說佛教只是「無神論」的「人間佛教」「人文主義宗教」？佛教實在是「宇宙佛教」呀！

佛教有些先賢力倡「人間佛教」而不談宇宙，這種苦心，相當於百喻經中所記佛說「毒箭喻」一節故事的用意，——有人中了毒箭，應該急於先召醫拔除毒箭呢，抑或先研究毒箭的歷史來源？佛陀重視教人做人修行而不多談超自然，這是祂認為首先要拔除人們的痛苦毒箭，並非說祂反對研究超自然及宇宙。我們不可誤會了佛教是不准研究超自然及宇宙的，更不必誤認佛教是反對一切超自然現象的。我們讀佛經，應該亦接受佛經內記載的一切超自然超越宇宙的現象，不應將之捨棄或剔除而只接受哲理部份。

現在當代的學院派佛學研究學者，類多犯了這種科學幼稚病，認為佛經內的超自然現象是「迷信」而非真實，於是只談佛經內的哲理，大做其文字考據功夫，對於哲理及文字固然有深入的發現，功不唐捐，可是，漸漸把佛學這一種綜合學問縮小為「繁瑣純哲學」而演變為「非宗教」了。

有一些非以信仰為出發點的中國佛學研究者，他們的興趣在於佛學內的哲學或人文歷史，或文字學，而不是追尋宇宙的真理，更不是學習佛法修行自度度人成佛，西方學院派佛學學者的出發點，受了有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的神學觀念支配，難免不無排斥佛教的潛意識在內，他們首先就要尊崇他們信仰的上帝是唯一的萬能真神，別無他神。他們蓄意排斥其他宗教及否定其他任何宗教的超自然存在體。因此，他們的論文著作中，將佛陀降格為凡人，稱佛教為無神論的人文主義哲學家教師，而不承認祂的超自然的法身超神性，實在說，這是含有排斥惡意的，不幸地，中國的佛學研究者很多人捨近就遠捨本就末，不肯接受佛經的整體，也許亦不肯多研究諸經，又惑於西方基督教思想支配的佛學學者的偏知偏見。同時，被不充足而又落伍的舊科學觀念所影響而否定一切超自然現象，認為凡是講超自然就是迷信。他們的著作之中，往往也否定佛教的超自然現象，他們不知不覺地把佛教的宗教成份剝除。他們只從西洋唯心或唯物哲學來分析佛教

的哲理，或者只用儒家思想來衡量與佛教人生觀念之異同。佛教在印度因為失去宗教特色只成為繁瑣哲學，印度人就重歸於印度教，不再信仰佛教。佛教因此在印度滅亡，這是前車之鑒，現代的佛教，倘若仍然只走上繁瑣哲學之路，恐怕也難免重蹈覆轍了！佛陀預言這是滅法時代，真是說對了。

佛學，其實是綜合人生哲學、人文思想與宇宙超自然的真理，天文學，宇宙學，科學，醫學，心理學，唯心哲學，唯物哲學等許多學問的一種宗教，日新月異的新科學，無論在宇宙學，核子物理學或醫學，各方面的新發現，都越來越多可茲印證佛教的資料。新科學也越來越多發現宇宙中有很多未知的，但是可以感覺到的超自然識力存在體，宗教崇拜的神佛，未必就都是無稽的迷信。超時代的高級科學家很多都對佛經哲理與超自然感到發生深入研究興趣，並且可以接受，反而是不太懂新科學的人以科學自命而力斥佛教的神異超自然，又強詞奪理地說佛理僅是無神論的「人生哲學」。

在我看來，佛教並不是現代語義曖昧的「無神論者」。佛陀並未否定宇宙內外的超自然識能存在體（包括佛與神在內）。

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也並沒有說「無鬼神」，孔子是承認鬼神的存在的。無鬼無神，是王充等學者提倡的，並非孔子原意。孔子教人遠鬼神。佛陀則以大悲之心要濟度三千大千世界宇宙內外，包括天人與鬼神在內的眾生。孔子是哲學家與教育家不是宗教家，佛陀則是哲學家教育家及宗教家。佛學與儒學雖然相通，畢竟還是有很多相異之處。不能硬將「宇宙佛教」變為人間的另一儒學。倘若佛教的目的僅僅在於維持物質世界人生的道德品格，那麼，光是孔孟的學說哲學也就已足夠而且綽綽有餘了。何需宗教？但是佛教的目標是超越人生的，超越這個物質世界的，深入宇宙各種複度時空的，是要度盡各時空各種眾生進入不生不滅的超越宇宙的涅槃的，怎會是不信有神靈的「無神論」者？





觀音聖像彩塑攝影 作品展

新春期間，我們妙法寺辦了一個專題攝影展，乃馬元浩先生多年前在山西平遙的寺院裡拍攝的佛像彩塑，尤其是其中的觀音像。由於這些彩塑本身已經傳神動人，再加上有好幾幅還特地放大了。放大後的觀音聖像攝影作品，原來會爆發更大更強勁的吸引力。

新春期間到寺一遊的信眾，看到這些展出，面對這幾幅大照片，真有點兒屏息以觀的感覺。

這次「觀音聖像彩塑攝影作品展」，除了介紹攝影作品外，也特地在文字上介紹了觀音的傳說，可以說這是一輯「觀音傳記」。在參觀者中，其中有一位善信便對筆者如是說：「如果你花多點時間細看照片之餘，再細看這些文字介紹，你對觀音菩薩將有一個較全面較有概括性的認識。」

這場展出，將會展至二月二十三日，有些善信可認為這是今年一項新春好活動。



集.體.回.憶

重開的香港藝術館

經過四年的大裝修，座落尖沙咀海傍的香港藝術館重開。

重開之後，有甚麼新驚喜？

——驚喜是「不必」的，以香港藝術館歷年的表現看來，能保持水平已很不錯！（特別是在今時今日一些人的處事作風，你還能要求甚麼呢！）

「西九文化中心」迄今，你能聽到多少好評？二十年過去，仍祇能看到一些在沙塵滾滾中建立起來的「館」，距離真正整體地成型的還要有一段好長日子。

香港政府——無論是「港英時代」還是今天的回歸（也二十年了！），對於「文化藝術」都是採取由你自己「自生自滅」，特別是對普及的民間文化藝術，你看今天一般畫人想辦一個展覽，申請場地是如何吃力，而且還要交上一大筆場租。政府的行政方針依然是停留在「殖民地時代」。

這些「氣話」都不想多說了，說起來一萬幾千字也說不完。也罷，還是講講「好話」吧！——是真正的「好話」，不是那些「見高拜」的「好話」。





至樂堂藏品之一



英國油畫展作品

香港藝術館這次重開，在建築面貌上確然有煥然一新的感覺，至於展覽場地，依然保留原有的特色。像「虛白齋」，並沒有甚麼改動！——也不必改動呀，本來就很好，特別是在作品的選展上，嚴格處理，文字介紹亦簡潔穩當。我這個十多年來的常客，也因此而記住司徒元傑這名字，他是一位既有心也有能力的策展人。

今次香港藝術館的重開，帶來三個好展覽，一是吳冠中先生常設館的開設；一是何世柱先生捐出的他父親收藏的書畫作品。我特別留意何老先生的一句話（意謂）：「作品的收藏，首重作者人格，然後才是技藝。」

人格第一，這還是中國書畫藝術歷年來重要的取向。在這「至樂樓」藏品展的展覽裡，看到不少好作品，真是賞心樂事！

再下來一個特別展，是「觀景、景觀——從泰納到霍克尼」，展出七十六件英國泰特美術館館藏，從這些作品也可看到過去英國三百年來的油畫

發展。所展示的都是兩百年前著名畫家的作品。由於這項展出要花的「本錢」也不少，入場觀看者要繳費（其中長者十五元）。

還有一項新展出的，是「失而復得——遮打藏品的守護」。介紹了在日軍侵佔香港期間這些藏品的散落，然後我們看到有心人如何從各種渠道把這些藏品檢拾回來，戰後又一一歸還政府。其中介紹一位名為冼子霖的工程判頭，故事特別感人。原來，一九四二年日軍修建港督府，他發現有二十多幅畫作被丟棄在廢物堆裡，於是他把畫框拆掉，用防水紙包紮起來，然後偷偷運出港督府。運出後本來收藏在洛克道家裡，後來想到，可能會被日軍搜尋發現的，於是又把這批畫作運回家鄉寶安。兩年後，他在洛克道的居所被日軍燒毀了，幸好藏畫已運走。

重光後，冼子霖將這二十三幅畫作歸還政府。

「糞筐畫家」吳冠中

香港藝術館重開，我趕往觀看，不為英國展品而來，而着緊的是看看吳冠中先生這個常設館的展出。

吳先生在臨終前把一大批心愛作品，有他最後繪畫的幾幅作品一并捐贈給香港藝術館。這的確教人感動！真的很感動，特別是這樁事發生在一位幾十年來承受多番磨折的名畫家。每次想起吳冠中，總是想起他的老師林風眠先生。在大時代下，這是兩棵高聳入雲的青松。

這次展出吳冠中作品，題目標示他「糞筐畫家」。行外人可能莫名其妙，不過，行內者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在「文革」期間被指派下鄉勞動改造，即使做一個拾糞者，他也不忘寫畫，他與當地農民也建立真摯感情。

吳冠中除了是一位坦率真誠的「文化藝術人」，他同時是一位「鬥士」，是生活、文化、藝術的鬥士。著名雕塑家吳為山為吳冠中塑造的這作品，充分地讓我們體會到吳冠中的鬥士精神，他就像一頭怒吼的雄獅，強而有力地伏在展場裡。這雕塑與展場上吳冠中的作品，十分融合。

這個「常設展」，很值得大家細細觀賞。它概括地把吳冠中一生的思路及作品風格的轉變都有序不亂地呈現出來。這是經過一番很用心的梳理。



吳冠中無論在簡約的鋼筆速寫中還是油彩作品，他都貫徹着自己這強烈的綫條與色塊的風格。從具象到抽象，你感受到的是他一步一步地走過來，而不是那種「突然走樣」的、投機的「一濶臉就變」。這裡刊登兩幅他的作品，讓我們去細意體會吧。



無際大師心藥方——

唐 石頭希遷（七〇〇—七九〇）

好肚腸一條，慈悲心一片，溫柔半兩，道理三分，信行要緊，中直一塊，孝順十分，老實一個，陰步鷺全用，方便不拘多少。

此藥用寬心鍋內炒，不要焦，不要躁，去火性三分，於平等盆內研碎，三思為細末，六波羅蜜為丸，如菩提子大。每日進三服，不拘時候，用和氣湯送下。果能依此服之，無病不差。

切忌言清行濁、利己損人、暗中箭、肚中毒、笑裡刀、兩頭蛇、平地起風波！以上七件，速須戒之。

此前十味，若能全用，可以致上福上壽，成佛作祖。

——選自《歸元直指集》

見學勝己，不生妒心；自勝他人，不生憍慢。
見他受樂，心生歡喜；善心相續，間無斷絕。
自受樂時，不輕他人；見他受苦，不生歡喜。

——選自《優婆塞戒經》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
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
省事，然後知平日之心忙。
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
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
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選自清代金饌編述之《格言聯璧》

見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
慧生於覺，覺生於自在，生生還是無生！
（鷄足山金頂寺文殊院）

手携刀尺走諸方，線去針來日日忙；
量盡前人長與短，自家長短幾時量？
元 石屋清珙

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
真能念佛，不復起貪瞋癡，即大持戒。
真能念佛，不計是非人我，即大忍辱。

真能念佛，不稍間斷雜，即大精進。
真能念佛，能不妄想持逐，即大禪定。
真能念佛，不為他岐所惑，即大智慧。

明 藕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



彳 亍 成 行

我們的漢字從象形開始，譬如這個「行」字，三千年前的寫法像十字路口（見本文題目），這也暗示了我們行路要小心，當然也象徵着行在路上。後來，慢慢地這個字便演變成今天的「行」。

這個「行」字，左與右分別開來，依然有行在路上的感覺。但把它分拆開來却可是兩個獨立的字。

「彳」，粵音讀「斥」；「亍」，粵音讀「促」，都是解作走小步，走走停停的意思，我們也可以運用成一個詞語，寫作「彳亍而行」，這可聯想到是慢慢地行走，可不是奔跑呀。

再說，這個「行」字大家都知道它有三個讀音。

讀「恒」，是行路；讀「杏」，是品行，操行；讀「杭」音則是行列。

我們細想一下，這一字三音其實都有一個共同點，都帶有「路」的感覺。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三聯書局
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1A號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